



•姜天民•

失落在 小镇上的 童话

姜天民

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

姜天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63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10355·296

定价：1.95元

目 录

我心爱的三弦琴.....	1
沉默的原野.....	69
金色的树林.....	103
远去的列车.....	126
山路弯弯，河水弯弯.....	140
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	162
光 圈.....	182
晕 眩.....	202
花开四季的庭院.....	228
石女？玉女？.....	238
山的女儿.....	254
自然木手杖.....	271
落魄姑娘.....	299
佛 子.....	326
大路通向远方.....	369

我心爱的三弦琴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我总是感觉着一种沉积在心里的忧郁，感觉着一种灵魂上沉重的负荷。在舞台上，我是歌剧演员，我歌唱，我欢笑，我进入了角色，我忘记了我自己。然而，当紫色的金丝绒帷幕徐徐落下，我仿佛是从一种梦幻中醒来，依然是眼前的世界，依然是本来的我。随即，那莫明其妙的似甜似苦的情绪，那沉浸着心灵的思虑和无穷无尽的追索，便也如一道无形的帷幕，落在我的眼前了……有时，夜晚，我仰望着星空，久久地望着。宇宙不是太拥挤了么？可是，人们却仍在那里不断地把一颗又一颗的“新星”嵌上天幕。我不过是当了几回歌剧中的女主角，演出时由于和角色有相近的经历而动了感情，唱腔中不知不觉地揉进了那些珍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北方民谣的旋律，竟获得了纯粹是偶然的成功。于是，我也不幸成了“新星”，成了当今畸形崇拜者的偶像。我知道我最终仍要跌落下来的，跌落在孕育和滋养我的大地里，跌落在北方平原那裸露着的、温暖的胸膛上……有时，散步，我默默地面对着小河：河水里不是掀起一排一排波浪么？浪花映着日光，闪烁着灿烂似银的光

辉，那么炫目耀眼，令人羡慕。人们往往只去欣赏扬起的喧哗的浪花，却不去注意那浑厚的、载着这些浪花的、静静流涌的河水。我如今是不是一朵浪花呢？那么，我的河呢？我于是又记起了我阔别了的北方大平原，那马蹄得得、笼罩着尘烟的大路，那柳条飘荡在两岸的清悠悠的沟渠、那散发着小麦香味的田野，那沙滩上的果树林和老槐树浓荫下低矮的草屋，那飘荡在广阔原野暮色中的古老民歌热情而又苍凉的旋律……那一切不是经过了时间的过滤，越来越凝重地结晶在我的心灵上么？使我时时心绪不宁的，莫非就是这些？好象是，又好象不是……

这是江南灵秀的小城。秋日晴空的晶蓝下面，矗立着一片银灰的楼房。悬铃木金灿灿的黄叶和冬青树黑葱葱的绿叶交织在一起，给于净整齐的道路编织成长廊的顶篷。回环勾连的一条条光洁的石板路两边，依然保留着一幢幢年代久远的老式建筑。古旧的青砖楼房，瓦棱上长满青苔和瓦松。因为人世尘烟天长日久的熏染而发了黑的店铺门面上，还依稀可见褪了色的春联和年画。偶尔有一两座飞檐明柱的、上一个世纪的官邸，油漆剥落的门窗，爬满常青藤的院墙，以及风侵雨蚀变得残缺不全的雕饰，依旧显出几分古朴、典雅的优美。街道上的来往行人，为生意、为手艺，脚步匆匆，却都显得那么恬静而从容，并不给人们喧嚣热闹的感觉。那些穿著讲究乡间来的卖藕和小红萝卜的姑娘们，一个个都带着江南水乡的清丽隽秀，水灵灵的，唇红齿白，纤手细腰，很是动人。街头路口，最惹人眼的还是那一箩箩红得耀眼的蜜桔，望而生津，价钱是很便

宜的……我们歌剧院头一次来这座小城演出。这一切，在我眼里，就显得更加新鲜，有趣，心里也象有一轮明月缓缓升起，渐渐照临了灵魂似的，感到一种亲切、温柔的欣悦。

我真希望一个人独自默默地在那街巷的石板路上缓缓漫步，倾听那些陌生的青年男女亲密的喁喁低语，和那些做买卖的小贩悠扬而热情的呼唤。想一想这石板路上千百年来迭印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捡回几片记忆的落叶，再微闭双目，重新展开我思想的羽翼……然而，自从我成为“明星”以来，我已经完全失掉了原来那个活生生的我了。接受记者审问似的采访，摆出各种姿势为做广告拍照，每天都有一封封文理不通的、乏味透了的吹捧信甚至求爱信追踪而来，还有数不清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各种各样无关紧要的社交活动，还有每到一地后没完没了的接见、宴会、答谢、回拜等等，等等，还有并不曾看过我的演出却要如痴如狂地崇拜我的无聊青年蜂拥上来要求签名留念，还有……真的，我真是疲倦了，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苦恼带来的那种心灵的疲倦，感情的疲倦。我真愿意能有一片安静的绿荫，让我躺下来休息片刻。不是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拥挤在“成名”的脆弱的阶梯上不倦地攀援么？假如你们能够事先尝受一些“名”字的沉重负担，感觉着它象一盘油坊里的巨大石磨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们也许就会“望峰息心”了。人生可贵的，最终仍是那种淡泊、坚忍，把生命的绿叶，一片一片地撒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然后静寂地走进历史……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演员么？我对热爱我的观众最虔诚的感激，不正应该是奉献给他们真与美的艺术么？如此而已。

可是……来到这陌生的小城，我原想不再会有那些庸俗腻味的活动了吧，谁知几天前十字街口已高悬着巨大的广告，我的名字写在顶端，黑粗的笔触大得令人颤栗。于是，这座小城变得狂热起来了。紧接着，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们来接见了，记者来了，电视专题组来了，地方戏剧团、艺术馆的人们来了一批又一批。我只得总是微笑、微笑，始终是累人的，努力坚持的微笑。然后，我们剧院的领导又带领我，选择最上等的票位带着，进行礼节性的回访，市长、书记、部长、局长、……我又是微笑，微笑，微笑。然后，他们感到不表示一下欢迎，支持以及感谢的心情似乎过意不去，于是在市里最高级的宾馆里举行招待宴会。我除了微笑、微笑、累人的微笑以外，还要敬酒，还要唱歌，还要接受他们的种种邀请、提问和审查似的目光……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是在干什么！啊！我广阔的、袒露在星空下的北方大平原啊，我的躺在松软沙滩上仰望着老栗树片片发亮的绿叶编织着梦想的童年啊！我的三弦琴，我的民谣啊……

此刻，我正坐在这宴会席上。我不喝酒，连象征性的抿也不抿一口，可是我已经感到有些晕眩了，一种如大病初愈时的那种虚脱似的晕眩。猩红的地毯在脚下如舞动的火焰，巨大的玉兰花吊灯在头顶不停地旋转。灿烂的笑脸，五彩的衣饰，晃动的酒瓶，迷漫的香烟，堆砌杂陈的杯盘，各种色彩光影、线条形体，在我的眼前搅作一团，如油彩在调色板上不谐的调合，呈现出一片灰白。起先，被虚浮热情烤炙得痉挛了的嘈杂声音，还震撼着我的心，后来就渐渐听不见了，只感到一片窒息。多虚伪啊，多空虚

啊，又是多么无聊啊！我昏昏然，但我却奇怪地微笑着。微笑！什么时候我学会了这种最温和的抗争？此后，不知多长时间内，我一直象傻子似地木然坐在那里，忍耐着，等待着这折磨人的宴会的结束。我想我的脸色一定象纸一样苍白，额上一定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以至使周围许多兴致勃勃的客人和同伴们放下了酒杯，惊愕地望着我。

“你怎么啦？馨馨？”我最尊敬的李导演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在整个剧院里，他是最了解我，也是最关心我的人，我也一直把他作为我最可信赖的、最亲密的兄长和导师——这时候，他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轻轻地走到我的餐桌边，轻轻地问我。

“没有什么……”

“是不是不舒服？”

他这一句轻言微语的询问，却顷刻使整个辉煌的宴会变得暗淡了。随即发出一阵短促的骚动，剧院的和市里的领导们纷纷围了上来，脸上都带着惊惶和关切的神情，一齐询问我哪点不舒服，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不习惯这小城的生活环境，要不要去医院……哦，哦，我真是感到惭愧了。好象我是工艺美术厂特殊工艺浇铸的玻璃人儿。要是他们能够知道我从十二岁开始的、那北方平原上的艰难生活的任何一点细节，那就好了！我又想到，如果我不是“明星”，而是荒野中随便什么一条河底的鹅卵石呢？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晕……”我望着李导演，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哭了，泪水已经从我心里涨潮般涌了上来，很快就要在眼睑边决堤了。

“你太累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招呼我先回房间去休息。他送我走出餐厅。

宴会又继续进行下去了。而我却有了一种暂时解脱了的轻松感。我是有点累了。我需要休息。因为晚上还有我的演出，那么多的人在期待着我，我不能亵渎人们真诚的信任。想着，我又感到一阵悲哀。在艺术的舞台上，我在假中求真，可是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竟要真中作假……

我独自走上宾馆临街的阳台。雕花栏杆，涂着果绿色的油漆。阳台上两盆秋菊和一盆小小的棕榈。那儿有一张藤椅。我坐在藤椅上，可以远眺城郊葱茏的小山和一片金色的田野，看见远处乳白色的湖水和头顶高远的蔚蓝。我又陷入无边无际的遐想中去了……

静静的、清凉的、散发金黄清香的菊丛边的阳台，一只疲倦的鸟儿收敛了翅子……可是，猛然间，随着掠过阳台的微风，传来了一阵隐隐的乐音。我在藤椅上坐直了身子，仿佛整个身心受到了一种神秘的重击，每根神经纤维都绷紧了，悬浮在灵魂里的一切杂音都澄清了，寂灭了，而全部的生命力都经过一种奇异的凝聚，集中地捕捉着那游丝一样飘忽不定的旋律。是什么声音啊！仿佛是从遥远遥远的天边飘来，又仿佛象从我心灵的深处发出，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那么疏远，又那么亲切，一丝丝萦绕在我的心头，牵动起我的万千思绪。听着听着，我感到了一阵惊异的颤栗。我的心收紧了。那乐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好象是一股山洪，倏忽从我灵魂静寂的深谷中漫涌起来，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喧哗，淹没了一切。而我自己，则象一株柔弱的芦苇，在这音乐的

波浪中折倒了……我努力镇定自己，屏息倾听着。啊！天哪，那是一把三弦琴，听得见一个一个爆豆似的短促而急剧的弹拨音。哦，天啊！那是北方平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而淳朴的民谣啊！啊！这是我的琴声，我的歌，我的致命的爱情的旋律啊！听，那声音是何等深沉、丰富、浑厚、朴实、开阔啊！那沃土一样黑得发亮的音色，那马蹄奔走在硬胶泥土路上似的沉重的节拍，那白杨树的嫩叶在微风中摇曳似的颤动的谐音，那收割过后横在秋日晴空下的原野似的雄壮而悲凉的调子。时缓时疾，忽高忽低，歌唱着美丽的自然和悠久的历史，歌唱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歌唱着生命，歌唱着善良，歌唱着一个民族的精华灵秀和灿烂的文化，也倾吐着对大地、对人生的无限热爱，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和忧伤，抚慰着那些疲倦、寂寞的人们，指引着希望和美好的憧憬……这乐声，曾经怎样地让我陶醉和痛心，怎样地象阳光一样温暖和照耀着我的孤寂而稚弱的灵魂，并一直象清冽的泉水一样，渗进了我青春的血液中去啊。可是，那一切是多么遥远！在这江南的小城里，谁来弹起这样的三弦琴呢，是我的错觉么？我站起身来，扶着栏杆，让心里静下来，静下来……是的，是的，真真切切的，从对面街道的一条巷子里，传来这三弦琴声。我为这突然的发现惊呆了，迷茫了。我依旧小心翼翼地倾听着。恍惚间，我的眼前出现了秋天的地平线，在长满苦艾的沟渠堤岸上，缓缓地移动着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一头蓬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怀里抱着一把三弦琴，一边走，一边用低沉忧郁的声音歌唱着：

天也宽，地也宽，一步一步走到边，
水也弯，路也弯，只有我的腰不弯……

表叔，力甫表叔！我几乎大声地叫喊起来。我确信无疑，是他来了，是他，他活着……我心里顿时激动得要命，觉得全身的血都快要凝固了。世界不是挺宽广么？生死不是那样旦夕无常么，可是，人生又有多少美好的机缘呀！我来不及多想别的，也顾不得餐厅里仍在进行的马拉松式的宴会，两手抱着胸，几乎是飞跑着从阳台回到了房间里，抓起我的手提箱旁边放着的粗白布袋，取出了一把古旧的三弦琴来……

我亲爱的三弦琴啊！

我气喘吁吁，抚摸着它黑红黑红的琴背，那是紫榆木做成的。抹角的方形的琴腔，也是紫榆木做成的。上面绷着鳞纹斑斓的蟒皮。三道丝弦已经变得发黄了。琴首雕成禅杖似的，往后仰着。三根雕镂精美的黄杨木弦把，年深日久被手磨得光滑如玉，发着光泽。这三弦琴，我一直带在身边，它整整陪伴我度过了十四个春秋。随着我几乎走遍了整个祖国……而今，在这南方的小城里，我又一次把脸贴在琴弦上，说不出是狂喜还是感伤，止不住的泪水一滴一滴滚落下来。好久，我才抱着这三弦琴，走出宾馆，顺着那音乐声寻去。

那年，我十二岁。

十二岁的小馨馨，扎着两根细长的辫子，穿着一件花布连衣裙，象只无忧无虑的蝴蝶似的，在微笑和花丛中翩

翩地飞翔着。仿佛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生活本来就是一本翻不完的童话。可是，忽然有一天，暴风雨来了，于是，阳光，温暖，幸福和美顷刻之间全毁掉了……我的爸爸是个外语教师，妈妈是音乐教师。我们家住在北方一座古城里。我们家的客厅里有一架挺大挺大的钢琴。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从前是干什么的，当没当过特务或者汉奸。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开始，就只知道他们都是老师。然而，一九六六年，我刚刚从小学升入初中，突然，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历史反革命”。接着，他们从家里被赶出去了，然后，不知他们为了什么，竟不声不响地永远地离开了我……

这些事，今天回忆起来，似乎是很轻松的了。因为那一切毕竟是遥远的过去了。而过去了的一切，好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与自己并不相干似的。可是，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好了。仿佛我一下折断了稚嫩的翅膀，从充满幻想的蓝天白云之中跌落下来，掉进了绝望的黑色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我象被抛弃了的一条小狗一样，蜷曲在贴着斜十字的白色封条的房门前的台阶上，流着泪水，茫然地哀鸣着。我还不太懂得死的恐怖，生的严酷，与亲人永远诀别的悲伤。我那时候还太小太小了啊！我只觉得空虚，只感到麻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夜晚，秋风凄切，有几盏昏黄的街灯有气无力地闪耀着。我的周围，仿佛有无数黑色波浪在翻滚，我感觉到了那冷酷而有力的拍打，不禁颤抖起来了。整个世界都好像把我遗忘了，生活对我关闭了所有的门户。不幸的是我还不理解死是拯救一切的不幸灵魂的避难所。我唯有泪水……这时候，一位爸爸生前的熟人，把我找回家去，陪

我哭了一场。然后替我买了一张去我外婆家的车票，一直把我送上了火车……

啊！我北方的大平原啊！

列车把我抛在一个只停五分钟的小站上。那时正是黄昏。我怎么也忘不了……天空中飞奔着彩缎似的杏黄色的云，一层层地向遥远的地平线上叠砌。在地平线的上方，有一团火焰似的晚霞，舒卷飘忽地裹着一轮熟透了的又圆又大的落日。风从收割过的田野上无遮无拦地刮过，卷起一阵阵黄浊的尘烟。一条条沟渠，僵蛇似的横在漠漠的大野里。远处萧疏的村庄，象大海中浮起的苍灰色岛屿。一片片落了叶的白杨树林把银灰色的枝条，倔强地伸向迷漫着淡紫色雾气的高空。近处的洼水中，芦荻萧萧，蓬蒿瑟瑟。天空那样辽阔，大地那样宽广。我心里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丝蒲公英的羽绒，飘落在这儿，那么纤弱，又那么渺小。一条条被风吹得干干净净、显得有些苍白的土路，伸在我的脚下，可是，外婆在哪里？我从来没有来过外婆家。手里攥着写在一个旧信封上的地址，我却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眼看着太阳正摇摇欲坠，又不知该去找谁询问，我心里一急，索性就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忽然，我被从旷野的深处传来的一阵深沉粗犷的歌声惊动了。伴随着歌声，还有一种弹拨的弦乐的音响。那声音在原野上缓缓滚动，象脱缰的群马无拘无束地散步，又象风穿竹林，雨打桐叶，如泣如诉，如歌如呼。我抬起头来，见暮色中摇晃着一个瘦瘦的人影。渐渐地，那人离我近了。我看见他拖把似的满头乱发，土黄色的面皮，高高

的鼻子，嘴唇四周浅草似的短髭，两道下垂的 和 善 的 眉毛，一双专注的褐色眼睛。他看去不过三十岁的模样。身上穿着肥大的、手工裁制的蓝布褂子，两襟有两只很大的贴布衣兜。肩头挂着前后都有口袋的褡裢，怀里抱着一杆乌亮的三弦琴。我惊奇地打量着他。他走到我身边，也打量着我，打量着我简单的行李。他微微地笑了。而在这中间，他只是停下了脚步，手里仍在弹琴，口里仍在歌唱，并且在我身边显得很得意地转动着，眼睛笑咪咪的，一刻也没离开我的脸孔。边弹边唱着：

迷路的小羊哟，请你告诉我，
你的家在哪里，你的阿爸姓什么……

他自己编着歌词，随口唱出来，又随手弹琴伴奏。令人惊异的是他那样从容不迫、轻松流畅，丝毫不曾有什么磕磕巴巴。仿佛他无须思考，歌词和旋律都是自然流涌到唇边的，而十指又训练有素地默契配合，娴熟有致。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善良的、有些幽默的笑容，用他的音乐歌谣询问我、安慰我，表示愿意帮助我。在这空旷的黄昏，我听着，我感到了温暖，感到抚爱。我擦擦眼泪，拿出我手里提着的信封递给了他。我看见他轻轻地颤抖了一下，脸上的笑容萎谢了，痛苦而悒郁地皱紧了眉峰。他把三弦琴放在地上，在我的面前蹲了下来，望着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小馨馨！”他悲哀地低声对我说，“我也知道你的爸爸和妈妈是谁。走吧，馨馨，我领你去见外婆吧。你外婆这几天眼也要哭瞎了。她什么都已

经知道了……”他说着，眼里湿润了。我更忍不住抽泣起来。

我这才知道，不久前已经有人过来了，外婆也受过了审问。外婆已经知道爸爸妈妈死去了的噩耗，正为我发愁呢。

“走吧，馨馨。别难过了——我和你外婆是邻居呢，你就叫我表叔吧！乡下，庄亲庄邻的，大小分辈都叫表叔。”他说着把我的小背包甩在肩头上背着，脸上浮起了一丝苦涩的怜惜的微笑。“到这儿来就好了，谁也不会欺负你……你瞧，馨馨，咱们这地方多大呀，一马平川的。庄稼呀，果树呀，打麦场呀，树林子呀，还有鸟儿、蝉什么的，比你们城里好玩多啦！是不是呀？小馨馨！”他一边说着，一边象哄孩子似地用手比划着，并且摇头晃脑地沉醉地笑着。一笑起来，他的眼睛也发亮了，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生动起来。“要是你早些时候来，那就更好啦，西瓜啦，甜瓜啦，苹果梨子啦，你可以尽管吃个够！咱们这乡里不象城里那样闹翻天的，庄稼人都是本分的……”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暮色渐渐地浓重了。平原上经常在黄昏时骤起的风平息了。四周围呈现出一种令人肃然的静穆。青苍的夜气弥漫开来。头顶上瓦灰的天穹开始出现了稀疏的星星。

“馨馨，累了么？”

“表叔，还有多远呀？”

“快了。我给你唱歌吧。唱一个流浪人的歌吧，你听着这歌儿，就不会觉得累啦！”他说着。果然取出了三弦琴，边弹边唱了起来。

我忘不了这支缓慢而沉郁的歌子，曲调优美，歌词工整。他低低地唱着，手轻轻地拨动着琴弦。声音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带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仿佛是从他的胸膛里迸发出来的。在那空阔无边的静寂的原野里，回荡舒卷，飞扬摇曳。整支歌子，叙述一位无家可归的旅人，他被世界抛弃，被命运追逐，但他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热忱，为人类真诚地祝福，对家乡土地无限地依恋……他在原野上奔跑，在树林里徘徊，在小河边漫步，在一个个村庄里歌唱，给人们带来欢乐，无私地帮助别人……他走啊，走啊，脚下是无穷无尽的道路，头顶是斗转星移的天空。他不停地向前。好象幸福、光明和美都在前边等待着他……

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流出泪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们终于走进了村子。等到外婆颤抖着双手，哭叫一声，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离去了……

我外婆那时已经很老很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有一道道核桃似的皱纹。牙齿脱落了，只剩下几对门牙，撑着已经枯萎了的嘴唇。她完全是乡间老太婆的打扮，灰布大襟褂子，肥大的黑布便裤，裤角用绿色的丝带扎得紧紧的。如此正好突出下面那一尖尖的小脚。不知怎么啦。我从小并没有见过外婆，外婆在我的印象中只是童话里的老祖母。可是。当我一听说这位颤巍巍的慈眉善眼的老太太是我的外婆，我就止不住扑在她怀里不要命地大哭起来，哭得直颤抖，直跺脚，好象是要把我所有的悲伤、痛